

風景

葉文可◎著

有人說，當你開始緬懷過去的故事，它代表你開始老了。

但風景的女主角卻就在過去與現在的追憶與探索中，找到自己。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風景 / 葉文可著，-- 初版，-- 臺北市：躍昇文化，民87
面；公分。-- (文學誌；145)

ISBN 957-630-498-9(平裝)

857.7

87003704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●文學誌 145 ●

ISBN 957-630-498-9

風景

作　　者／葉文可

法律顧問／謝天仁律師

發行人／吳貴仁

製版印刷／東成照相製版有限公司

責任編輯／施映麗・施麗薰

電　　話／(02)2303-3949

美術編輯／王佳莉・林欣怡

總經銷／學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出版社／躍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地　　址／新店市中正路四維巷2弄5號5樓

製作部／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22巷63號9樓

電　　話／(02)2218-7307

電　　話／(02)2703-1828 2705-7118

傳　　真／(02)2218-7021

傳　　真／(02)2702-4333

登記證／局版台業字第3994號

劃撥帳號／1188888-8

初　　版／中華民國87年4月

定　　價／新台幣 120 元

●本書若有破損缺頁敬請寄回本社更換●



葉文可畫像——郭慕猗女士繪。



葉文可與母親畫像。



葉文可以《風景》獲中央日報中篇小說評審獎，由李總統夫人曾文惠女士頒獎。

風景

葉文可◎著

借假修真

◎葉文可

每年都有許多人得到文學獎，對每個人的意義不盡相同。此次以《風景》得到中央日報一九九七年中篇小說評審獎，似乎象徵了生命裡的一個里程碑。

寫小說是我的一個夢，它是發揮創意的自由世界；不妥協保存自我風貌的機會。每當開始創作，人生彷彿進入另一種層面，暫時得到了圓滿。

生命中有許多事情，用言語永遠也說不清楚。透過文字，才能把它勉強表達出來，而運用小說的形式，可以表達得比較透澈。有句諺語：「言語是銅，文字是銀，沉默是金。」文字的有限，使寫作永遠被追尋。

《風景》的書名，原先選取的有些即興。故事開頭，一對男女在對話，男告訴女，他覺得她彷似一幅風景。這個開頭後來全部改掉，名字卻存留下來。人生中的風花雪月，最後成就了一些景境，或可說是「借假修真」吧。

心的聲音

●陳正芬

每一個創作者，都在找尋一個屬於個人的聲音。寫作的過程，往往是風格成熟，心靈成長的過程。成功的作品，是作家充分掌握自己的語言，精確傳神的由眾生百態來表達自己的心靈世界，這也許解釋了為什麼在書店裡，所有的書皆按書名分類，只有文學作品是按作家分類。認識文學作品，就是認識另一個「心的世界」。

葉文可創作十餘年，從早期的長篇小說《紅塵外》、《失落的銀河》，到蛻變的《菩提樹下》，終於在近年的長篇小說《火蓮》，以及一九九七年中央日報中篇小說評審獎《風景》裡，找到了屬於自己的聲音。人物原是小說的重心，但在後兩部小說中，人物全都沒有姓名，姓名帶來聯想，也帶來角色的界定；故意隱去姓名的結果，增加了想像的空間，擴大了心靈世界，把讀者從凡俗的名相世界中，一把提到心靈與思想的活動空間。誠如《風景》中所言：「世界上最寶貴

的事物，只有存留在内心深處的力量。」

葉文可的小說，赤裸裸直指心性。情節雲淡風清，場景似有還無，外在物質世界似乎無有分量。她捨棄傳統小說的手法，僅在人物的情感、思想、心性之中千迴百轉，得到的效果卻極具震撼力。試看《風景》中女主角對自己的人生遇合，所做真誠而不留情的內觀：「後來，她才覺悟，原來人是不應該對他人有任何情緒的。每一種情緒都會變質，尤其是對異性。」這樣分量的文字，在小說中絕不多見，她對情感剖析之精微，近乎哲學家的冷靜：「追求神祇的安慰與追尋異性的情感，這兩種意念看來極端差異，本質都是追逐自我的熱情，如同癮品帶來的刺激與狂喜，這個古老的輪迴，問題沒有改變。」

《風景》的文字，清新自然，有時真純得顯得稚拙，就是情絲牽纏之際，也找不到一個多餘的形容詞。「從認識他的開始，她一直覺得，自己時時刻刻都在向他永別。」「分離的空白，代表的可能是完全的忘記，或是完全的記得。」「他帶來的，就像是一場劇烈地震。現在，歷經了一次又一次的餘震，愈行愈遠，她終於漸漸學習著超越了恐懼與希望。」如此清冽的文字，卻蘊涵意象層層，詩一

樣的象徵。而一些如霧如夢，不可捕捉的情緒，也被單純如小學生的白描一語道破：「一年近尾，她走在街道上，聽見聖誕音樂已開始播放，心中充滿蕭瑟與悲愁。有兩個家的男人，過年時去哪個家？」

這樣近乎心內流泉的文字，有時卻挾帶驚人的能量與密度，是內省觀照、燃燒提煉後的結晶。「世上有多少人其實都生存在邊緣狀態，誰又真正瞭解彼此的心靈。」「對人的感同身受，其實是從自己的悲哀而來，這個紅男綠女的婆婆世界，所有人都是如此的脆弱。世上受苦的不只是個人，而個人受苦的原因，只是為了能夠同情眾人的苦難罷了。」

這些段落，讓敏感細心的讀者，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回到書中，低迴尋思，咀嚼文義，與書中人同時尋索生命成長的歷程。其中種種對生命情境所做的哲思，絕不來自一時的靈感，而是長時浸淫宗教與文學後深刻的體悟。

葉文可對宗教特有的開放視野，在《風景》這部小說中可略見一二，猶太教對彌賽亞的追尋，佛法的三世因果、緣起觀念，以及基督教的寬恕，在書中重疊互映，由不同的人物與象徵，從不同的角度審析思惟，最後在女主角心靈之旅即

將結束時，達到圓融無礙的皈依，「彌賽亞時時刻刻都存在我心深處」，而「寬恕與愛，這是唯一的生路與救贖，這就是她的彌賽亞的再來」。

因宗教情操而對心靈現象界的觀察，葉文可有極深的琢磨。心是因，情是果，身是演繹此果的劇場，物質現象世界千江映月、萬象森羅，都在為一心做註腳。《風景》的開始，女主角追憶與年輕男孩的往日情懷，他們分手後，女主角在睡夢中，忽然聽見一首歌，彷彿訴說男孩的心聲。餐宴裡，她拿到的幸運餅簽，為他們分手後的心情做詮釋。她與震撼靈魂的男子間種種的遇合，更是一再推衍這個理念。他的出現與消隱，都與她的心念息息相關，真實的他，不是電話、傳真，甚至面對面的印象，卻是夢裡的聲音。而在驚人的閃電切斷他們的通話後，她也對他的人生的另一面有驚心的發現與斷滅。似真疑幻的心靈經驗，在書中俯拾皆是。當她自囚於心的牢獄，自苦於為情所負，惶然無歸之時，歲末的閉關，打開了一條心靈的道路。而與震撼靈魂的男子似有多重相似的男導師，也主動印證人與人之間超乎言語的感應，以及「境隨心生」的微妙，作者對身心一元的信念與界說，做了多層面的探討。要闡釋身心一元，不能不接受三世因果的觀念，

沒有過去與未來，就無從解釋心靈世界與現象世界緊密依存的關係。在小說的開端，作者已經埋下伏筆：「她漸漸瞭解，其實，人生中過往的一切，都是不會失去的，在每一種心靈的季節裡，它將重新告訴你一個更成熟的故事。」這輪迴的生命觀，在似同實異的人生經驗中，反覆繁衍，逐漸帶來生命的成長。

關於女主角的成長，葉文可成功的運用了一個非常值得玩味的象徵——眼疾。眼睛是靈魂之窗，是接收訊息的管道。她一出場，就汲汲於外貌的修飾，見了眼醫，更是意識到自己的穿著與引誘力，這種情況下的她，作者說「眼裡長了點東西」。陶醉在自我之中的人，是無法看清人生真相的，待眼疾稍癒，她的視力還是有問題，需要一遍遍試戴隱型眼鏡。而書中穿錯交插，對眼醫及診所所描述的段落，都是較具體、物質、肉感的色相世界。當她的眼為視力所惱的同時，她的心也陷在撲朔迷離、懸盪不安之中。矯枉過正的雙眼，看到的都是負面的情緒，把自己逐漸藏入自我保護殼中。

當女主角與震撼靈魂男子最後一次相遇，她突然透視到他的委頓與不堪，在這裡，有一段絕妙的隱喻，「他一邊說話，一邊把他喝了一半的番茄汁，倒入她

剩下一半的橘子汁，他的姿態隨著動作，向她傾近著，她忽然有一種不敢再喝這杯橘子汁的感覺。」什麼樣的人會把番茄汁混入橘子汁中？她與他，在此刻，就像番茄汁與橘子汁一般的氣味不投。

停留在這種負面的心態中，直到修車男人的慘死，像一記喪鐘敲到她的心坎，生死、陰陽、真假、有無，所有人生的定位全部被抽離混淆，生命中重大恐怖的事件，逼迫她必須再次面對自己，調整視野。在供著玉佛與鮮花，陽光亮麗的禪堂，她從過分的失望及醜化中復甦，對震撼靈魂的男子，有了更近真實的、清晰的透視，對實相觀照的能力，帶來了内心衝突的和解，在禪堂痛哭失聲後，她覺悟：「他不是她所想像的完美，也不是她所想像的醜惡。所有的臆測，比較、結論，又能提供什麼人生的真相。」人生的真相，是不帶好壞批判，只能用心單純的領會，就像欣賞四季嬗遞的風景，一幅幅變幻多端的景色，有何對錯可言？她給他的最後一封信，為這種領悟做了結論：「我相信彌賽亞不是從身外去追求的，祂存在我們每個人的心底裡。」男女主角累世情緣的牽纏，終於化解在寬恕與愛之中。

身心糾結的寬解，隨著隱型眼鏡的調整，她的視力，奇蹟似的清晰明朗。她見到「丈夫坐在樹下安靜讀書」，這個只露了兩次面，默默陪伴她的丈夫，終於落回她視線的焦點，藉著畫家解釋自己與妻子的關係，女主角發現自己與丈夫的相依，才是生命的源頭，如水、如大地，如一刻不能少吸的空氣。

故事結束得極為優美和諧，「落地窗外，一陣秋風吹起……」夏日的擾攘不安結束，成熟的秋，進入時序。身為讀者的我們，也隨著書中人，經歷一場收穫豐碩的心靈洗禮。

陳正芬，生於羅東，長於台北。台大外文系畢業，加州州立大學英美文學碩士，現定居矽谷，以貸款經紀為業，生平好讀書，善交友，讀書隨興所至，不分中外，交友一片真心，肝膽相照。近年致力推廣中國文化藝術活動，先後成立漢風藝術推廣中心及漢雲藝林，在美國學區策劃大型藝術表演多次，推介中國舞蹈、雜技、音樂、平劇、武術，藉文化交流促進族裔融合，受惠之美國學童，人數過萬。為海外文化紮根的工作，不遺餘力。

電腦視窗時代裡的靈視曠野

——試析葉文可《風景》一隅

◎葉玉靜

九〇年代，當台灣社會猶沈淪在宋七力顯像分身、中台禪寺剃度風波、妙天禪師生基玄門、太極門氣功蠱惑中，而不克自拔時，新人文精神中的心靈自覺與清貧哲學乃應運而生。以自清自滌的自度靈修，對抗傳統宗教的神秘外度，一時之間，隱然成為台灣閱讀的新顯學。當傳統讀者文摘式以販賣愛、幸福、健康與成功的精神鴉片，再也無力回應光怪陸離的社會欲求時，一股追求生命本源，探索心靈救贖的書寫活泉，乃奔湧而出。於是乎，統合內分泌學、印度養生學、能量學及神祕主義激情等四大範疇的新時代心靈療法前導，狄巴克、喬布松以一本《做自己的心靈帝王》熱賣一百四十萬本，而榮登時代雜誌受封冊冕為當代精神導師。而台灣在同時，亦趕上心靈閱讀的後現代精神回歸列車。其中傅偉勳以真實肉身，見證生死尊嚴的凜然傲然。《腦內革命》以冥思、靜坐、走步，喚醒人

類內在精神的自療潛能。《西藏生死書》的大賣，《前世今生》的長紅，正說明了台灣社會在死了一個國中女生之後，塔羅牌何以為解析新世代生命困局裡的舊謎題之萬能鑰。

準此，不難想像，在物慾橫流的現代時空裡，小說世界裡的敘述言說，已經不可避免地走上肢體肌膜的表面張力中。從台灣近年來文學大獎的類型作鳥瞰，可以發現，以社會議題、環境生態、性別錯置、情色試煉作各種顛覆、逆反、辯證的書寫形式，已然枝葉龐雜，而流淌出最具魅艷色彩的主流姿態。成長於電腦動畫與網路螢光中的X世代，基本上已經具備吞吐資訊，反芻聲光的感覺機器人之潛質。一旦隱藏於人世暗角的同性戀、戀物癖、戀屍症、窺淫狂，昭然若揭，各類書寫類型的探索，也就摩拳擦掌，躍躍欲試。

當書寫變成形式上不斷的挑釁與挑戰，當言說變成題材上不斷的翻陳與出新，則閱讀必然成為知性解讀的不可能任務。而這種雙向辯證，基本上，只能壯大感官的虛榮與情欲的虛胖。上焉者，或可從文體的形式實驗中，探掘積澱出台灣經驗的文學意旨，朱天文《荒人手記》裡的物質眷戀，反射出台北荒島裡的精